

俞鴻鈞外交抗日(上)

王紹齋·章君毅 合著

嚴正態度戲弄巴敦

民國二十一年(一九三二)五月十六日，滬停戰協定簽訂以後，中日雙方同意，設立一個永久性質的「共同委員會」，由駐上海各國領事及中日代表各一人會同組成，推美國總領事克寧翰為主席。每月開會一次，但凡中日兩國在上海所發生的任何糾紛，一概提到這一個共同委員會來協商解決。俞鴻鈞則自始至終，均為共同委員會的我國代表，因而他和各國駐上海領事都很熟悉，而且均已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誼。

上海幅員遼闊，起先只有以英國為主體的公共租界，和法國佔據的法租界，橫互於市中心區。然則自外灘一過外白渡橋，楊樹浦、虹口一帶則向為日人麇集之地，尤其北四川路底江灣附近駐有日本海軍陸戰隊，儼然成爲日租界了。北洋軍閥時代，執政當局一味媚外，從不注意國家主權問題。於是公共租界當局便利用機會任意擴建馬路，侵佔華界土地，形成了久懸未決的所謂「越界築路」問題。及至上海市政府成立，留日專攻測量的黃郛出任第一任市長，於是便在南市與

開北之間，計劃興修一條中山路，包圍英法兩租界，使其不能再事擴建。至於越界築路馬路兩側的土地主權，同時亦收歸爲上海市政府所有。從此以後，在這一帶便土地糾紛時起，雙方交涉層出不窮。

某次，英國總領事巴敦(S. Barton)又藉機生事，盛氣凌人，排闥直入俞鴻鈞的秘書長辦公室，一進門便猛一拍桌，然後伸手一指俞鴻鈞的鼻尖，正符先發制人，厲聲咆哮。殊不料，俞鴻鈞却七鬢不驚，雍容自在，抬起頭來望着巴敦，眉頭一皺的問道：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問得巴敦不由一怔，雙方經常見面，原是極熟的朋友，他再也想像不出，俞鴻鈞何以有此一問。當時，也只好捺住性子，緊板着臉反問一句：

「你難道連我也不認識？」

俞鴻鈞却正眼也不瞧他，一聲冷笑的回答他道：

「我是認識一位英國總領事巴敦先生。只不過，他是一位溫文爾雅的，很有禮貌紳士。你一

進門就態度橫蠻，還拍我的桌子，所以我想你決不是我認識的那一位朋友。」

巴敦羞慚交併，漲得滿臉通紅。他立刻改容相向，當面致歉，然後再和俞鴻鈞以禮相待，再談公事——不亢不卑，保持尊嚴，必要時出之以幽默，使對方知所悔改，自動收斂。這便是俞鴻鈞辦理外交，接待外賓時的一貫風格。尤其他機智過人，反應敏捷，再加上腹笥極廣，妙語如珠。因此他在外交界不旋踵便聲名大噪，成爲中國外交官的一種新的典型。在這一方面，俞鴻鈞亦能確認己身之所長，而且在內心中相當的自負。所以有一段時期，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爲一位出色當行的外交官。當然了，更重要的一層緣由還是，在「弱國無外交」的絕對劣勢之下，自漢口收回租界，以至於上海十年屢挫洋人、日人之鋒，俞鴻鈞在外交戰場上似乎相當幸運，他始終沒有受過挫折，吃過敗仗。甚至於他還簽署了我國自有對外條約之後，頭一個雙方處於平等地位絕無任何喪權辱國條款的海停戰協定。

抗戰以前，上海是我國抵禦列強侵略的第一道防線，俞鴻鈞在上海市府整整十年，自亦以在

外交方面的表現最為出色。他有許多在壇壇上軼事瑣語，在當年是頗為中外傳誦，膾炙人口的。然而，俞鴻鈞之辦外交，並非徒恃手腕之高，口才之佳。而是在基本態度上出之以誠，立場上能夠持之以正，堅定不移。他本人一向風度翩翩，彬彬有禮，因而他也非常在意對方的以禮相待。在這一方面，他深獲「敬人者人恆敬之」一語之真髓，辦交涉固然如此，對待販夫走卒，引車賣漿者之流也不例外。但這並不是說他祇重外表，但求虛套。他也懂得外交唯力是視的道理。

籌劃保衛上海措施

淞滬停戰協定生效，中日雙方撤軍完畢，上海市府便按照上海市區得由警察駐防的條文規定，轉請內政部從北平調來一隊保安警察，隊長王惟明。另由財政部稅警團撥調一團團長齊學啓精銳改編之為上海市保安隊，接管十九路軍所遺留的防務。旋不久，吳鐵城市長將兩個保安隊擴充為保安總團，以抗日名將吉章簡為總團長、文華宙副之。與此同時，當年的上海市府內選秘密的成立了一個軍政科，商請軍政部指派幹員，從民國二十一年初起，即在上海各衝要地區暗中構築國防工事，以防日軍再度來犯。俞鴻鈞讓這一個不列入正式編制的軍事科和原有的工務局密切配合，先由工務局在衝要之地蓋一幢平房，再由軍事科在空房子裡構築工事掩體。上海市工務局用這一條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之計，很巧妙的在上海市區建立起無數道秘密防線。前後五年之間，從不曾為無孔不入的日諜發現。因此，民國

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役，我軍在上海能夠送予暴日重創，而且堅守陣地達三個月之久，就是這批當年所築的秘密防線有以致之，這是罕為人知的一項密効。

當年上海市府一面抵禦外侮，保境安民，一面革新市政，大興建設。他在吳鐵城市長偉大魄力之下，同心協力，有意建立新市區，取代英、法兩租界。到了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日，市府宮殿式的大廈及各局臨時辦公房屋全部完成，市府曾在這一天舉行慶祝，有閱兵和招待外賓等，盛況空前，其次市博物館、市圖書館、市運動場、市體育館、市醫院、市公園等，都在同一時期建設起來。市中心的運動場規模宏大，可容將近十萬觀眾，落成不久，曾舉行了一次全國運動大會，參觀的人，人山人海，頓時把冷清清的新市區中心變得熱鬧非凡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江灣新市區的建設已近完成階段，其規模之宏大，不啻在上海市郊另外建造了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，比諸英、法兩界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祇可惜眼看著就要繁榮了，日本軍閥又迫不及待的在中國北方燃起了戰火。

吳去俞代上海市長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三月二十日，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慕松逝世。二十一日，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以吳鐵城繼任，俞鴻鈞經吳鐵城力保獲准代理上海市市長。然而，三個半月以後，七七事變，日軍在盧溝橋挑畔，中日大戰揭開序幕。在上海，就俞鴻鈞而言，則又是外患之後繼以

內憂，七月十七日，先總統蔣公在廬山發表重要談話，決定長期抗戰，繼則以牙疾大作，不得已自牯嶺飛返南京，轉赴上海醫牙，一面處理要公。連日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、美國大使詹遜、法國大使那齊雅、德國大使陶德曼等，聲明我為自衛生存而戰，希望國際間主持公道。就在那幾天裡，蔣公每天下午四時左右召見代市長俞鴻鈞，共進午茶，凡關於國際及國內大事無所不談。二十七日蔣公牙疾痊癒，而於返京之後的第二天，二十八日，國府明令：俞鴻鈞真除上海市長。不數日後，俞鴻鈞便因墜馬受傷，左臂為之折斷。

當時正值華北、華中，風雲日亟。南口發生激戰，日軍增兵三個師團，直入天津。大批日本海軍陸戰隊，猶在鼓輪駛向上海。俞鴻鈞負傷被送進醫院，醫師診斷，左臂必需裹以石膏，住院治療。可是他一想，國勢岌岌，軍情緊急。尤其中日交涉，已臻劍拔弩張，拔刀相向階段。自己方始真除上海市長，正值蔣公倚畀極殷之時，當時情勢，又怎能容他安心住院療傷？於是他不顧醫師力勸，家人阻止，毅然決然力疾忍痛而起，到上海新開路一名傷科醫生張德興處求診。由他自己開出首決條件，只要讓他莫再住院躺下，一面辦公一面醫治，他深願付出任何代價，甚至任由左臂殘廢，也在所不惜。

張大夫拿他無可奈何，只好勉強答應，俞鴻鈞照常上班。張大夫則每天跑一趟上海市府，親自幫他換藥。

虹橋機場日軍肇事

八月九日，俞鴻鈞左臂滿纏紗布，吊在胸前。他用右手接聽電話，驚聞凶信：一名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，帶領一名水兵，乘坐二輛特別牌照五十六號，普通牌照一七〇五號的重型汽車，一路飛馳到上海虹橋飛機場附近，警察出而阻止，大山不但不服，尚且向我方警察開鎗，警察容忍，並不還擊。大山旋又驅車馳往碑坊路，我方保安隊喝令停車，大山仍然置之不理。保安隊因為職責所在，唯有開鎗攔阻，附近駐防的我國保安隊員聽到鎗聲，奔出門來探視。大山不待保安隊員開口詢問，悍然拔出手鎗又射。保安隊員迫不得已，只好開鎗抵抗，一時鎗聲大起，大山中彈，無法控制駕駛盤，汽車前輪因而衝進濠溝。當時大山還曾爬出溝來在田畝之間奔馳，旋即因傷勢過重猝然倒地死去，另一名水兵則死在車旁溝中，我方士兵也有一名壯烈捐軀。保安隊員檢查現場，在大山身旁發現了他的兩張名片，這才知道死者所屬的單位、級職和姓名。

跟日本外交官打交道已久，對付他們的陰狠狡詐，還不能不費點兒心機。俞鴻鈞立刻打電話給當時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射猪太郎，先不提虹橋飛機場已經打死了兩名日本官兵，以質問的口氣，單刀直入的向石射猪太郎提出抗議：

「據報，又有兩名貴國官兵意圖衝進我們的虹橋機場，與我軍守衛爭執不休，請你們立刻派人前往制止，以免事態擴大！」

石射猪太郎還不知道虹橋機場衝突已起，日方官兵二人已遭我軍擊斃。他回答俞鴻鈞說：

「請等一等，讓我打個電話給敝國軍方聯絡

一下。」

石射猪太郎撥了個電話給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，然後再向俞鴻鈞極口否認，一味狡賴的道：

「敝國並無陸戰隊官兵外出，閣下所說種種，必定是外間的謠傳，請閣下切勿輕易置信。」

就俞鴻鈞來說，石射的這一答覆，可以謂之為正中下懷。最低限度，日方等於先已接受了陸戰隊官兵前往虹橋機場惹事生非的事實。却是，根據他和日本外交官多年以來辦交涉所得的經驗，唯恐電話無法對證，石射猪太郎口說無憑，因此，他再打一個電話給日本駐上海海軍武官本田少將，提出同樣的抗議，果然也獲得了和石射猪太郎並無二致的答覆。

華北戰火蔓延，日本第三艦隊正在向上海進發，上海方面，眼見大戰一觸即發。尤其日本人的慣伎，一向是在引起大戰之前，先行製造小型衝突事件，犧牲一兩個人，然後再來「興師問罪」。虹橋事件初起，俞鴻鈞立刻心知事態已經相當嚴重，因此他施展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一連串作了幾項緊急措施：

一、知會外交部駐滬辦事處的主任周珏，請他們按照自己的模式，重複一次，分向石射猪太郎和本田提出抗議，要求制止，給外交當局爭取有利的未來交涉立場。

二、打特急電報給南京外交部，詳細報告虹橋事件經過。並且提供情報，提醒他們說：「現在事態已很嚴重，但是日方還沒有明瞭事實真相（大山及一名水兵已遭我軍擊斃）。然而，日本

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方面，已經派出秘書福井和武官沖野，馳赴虹橋機場實地調查（一旦他們查到日方已死二人），此事恐將擴大。」言下之意，請外交部趕快籌商對策。

三、俞鴻鈞早已料準，日方一旦發現兩名官兵被槍殺，必定會提出撤退保安隊、拆除防禦工事的要求。因此他奇兵突出，先發制人，搶先一步，下令保安總團長吉章簡，立即將所有貼近日本僑民居住區域的步哨，暫且撤離，同時並將堆置的沙包、鐵絲網等挪開一下。——這便是俞鴻鈞避重就輕，先聲奪人的一記高招。日僑住宅區附近的步哨、工事本來就可有可無，明裏撤除住區戒備，而暗中加強衝要地區警戒，更是應付緊急事態時必要的戰略設施。但是對付日本辦起交涉來的時候，便大可以振振有詞的說：我方不但已經撤了兵，甚至於連防禦工事全都拆掉了。

八一三淞滬之役大戰之前的一場外交前哨戰，俞鴻鈞直將日本外交官和軍方首要要得團團亂轉，窘態百出。他的神機妙算果不其然，可以一覆按往後俱成事實。日本官兵二人中彈身死，他打電話去先提抗議，後請制止肇事，那是他算準了日本外交官的通病，一旦發生事端，必先矢口否認。否認以後想想不對，於是石射猪太郎和本田悉如俞鴻鈞所預料，不約而同的派人馳赴虹橋機場調查真象，這一查之下，赫然發現日方橫屍二人，毀車一部。當下的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，調查人員飛奔回去報告，日本海軍陸戰隊隊部宛如平靜的水面猛可擲下一方巨石，一時之間人聲鼎沸，官兵大譁，「痛膺支那！」「誓復此仇

」的怒吼狂喊震耳欲聾。

日本水兵駐紮上海原就是為尋衅生事而來，如今碰到這個大好機會，怎不人人磨拳擦掌，鎗彈上膛，急於奔出營房去濫施姦淫燒殺，攻城掠地。本田少將一見部下將士羣情激昂，顯露殺機，當下不禁深沉的一笑，高聲下一道命令：

「全體緊急集合！」

日本海軍營房的集合號音一響，附近的我方守候者，便一個電話打到上海市政府市長室。俞鴻鈞才聽頭一句，吩咐左右馬上撥電話給日本總領事石射豬太郎。

石射豬太郎正在驚駭莫名的凝神傾聽調查報告，一時還來不及籌思應該採取何種立場。電話鈴響，俞鴻鈞劈頭就說：

「本人方才電請貴方趕緊制止水兵肇事，不曾想到貴方行動如此遲緩，如今果然發生不幸。貴方水兵首先挑畔開鎗，打死了我方一名保安隊員。事態嚴重，本人這就到尊處來當面交涉，請閣下和本田少將稍候！」

石射豬太郎正要開口答話，提出反抗議，俞鴻鈞先已咕嗒一聲，掛斷電話。這是俞鴻鈞平時從所未有的決裂之舉，石射豬太郎由而可想他當時「確實是在盛怒之中」。發了一會兒怔，只好先打電話知會本田，因為俞鴻鈞說過了他馬上要來。

身入虎穴先聲奪人

事後，俞鴻鈞曾經追憶的說：他當時先打電話給石射豬太郎，寧願移樽就教，在伴怒之中表

示他將親赴日本領事館會晤石射豬太郎與本田，事先並非不曾預料此行可能有危險，因為日方方始獲知大山等二人身死，正在羣情激憤，集合出動之際。以日本軍人的橫暴殘毒，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尚且無事生非，在濟南城扣押我國外交部長黃郛，慘殺我國山東交涉員蔡公時，甚至割去他的耳鼻。俞鴻鈞在日軍瘋狂激怒，不可理喻之際，隻身直入日本總領事館，此行將會招致何種後果，着實難以想像。祇不過，虹橋事件變起倉猝，我國軍方準備不及，可能一時無法應戰。

日本海軍陸戰隊一旦出動，上海地方必將糜爛。他身為上海市長，也祇好秉持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之一念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，因為，他在打給石射豬太郎的電話裏已經表明，他也要在日本總領事館會晤本田少將，只要將本田調離日軍營盤，「蛇無頭不行」，至少可以延緩一下日軍出動，四處燒殺的時間，使附近的居民得能及時撤離，上海的國軍多一份迎戰的準備。俞鴻鈞這種犧牲小我，成全大我的偉烈襟懷，較諸唐代的郭子儀單騎會回紇，只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委實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事實上，俞鴻鈞此行確有莫大的危險。當他驅車抵達日本總領事館，步下座車乍一抬眼便恍然發現：日方居心不良，領館大有殺機。平時，這座日本總領事館只有兩名日警在大門口站崗，這時節，偏偏自大門口穿過庭院，直抵客廳玄關門外，日兵並肩而立，整齊排列兩行。這夾道迎賓的兩排好幾十名日兵，一個個荷鎗實彈，再插上明晃晃擦得雪亮的刺刀，無不咬牙切齒，怒眉

橫目，彷彿與俞鴻鈞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，虎視眈眈，逼視着他。只要本田、岡本一聲令下，或者是鎗兵之一把心一橫，膽子一壯，一個手起刀落，便不難將俞鴻鈞置之於死地。

石射豬太郎、本田純粹是為了外交禮貌，一文一武滿面秋霜，淨淨可怖，雙雙迎到大門之外。機械式的九十度一鞠躬，彎腰伸手，請俞鴻鈞通過那兩排怒目以視，俟機而動的槍林驍兵，時值薄暮，天色陰沉，兩旁好幾十柄銳利的刺刀，一道道發出森森的寒光。寒光耀，射寂四野寂，俞鴻鈞赤手空拳，西裝畢挺，靴聲橐橐的在悍將怒卒，鎗口刀鋒之下踽踽獨行。石射豬太郎和本田，似有意若無意的跟他保持一段相當遠的距離，跟在他的身後面現冷笑，亦步亦趨。

俞鴻鈞走到了兩排鎗兵的正中間，靈機一動，突如其來的停止了脚步。他一站停，背後的石射豬太郎和本田便已機伶的就地立定。這時節，石射豬太郎以及所有的日本鎗兵，但見俞鴻鈞忽然仰起臉來，如像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，笑聲劃破寂靜，異常高亢響亮，直把在場所有的日本驕兵悍將，笑得人人莫名其妙，紛紛面面相覷。俞鴻鈞自顧自的笑過了一陣，方始轉過身去，用嘻嘻笑怒罵，冷諷熱嘲兼而有的口吻，向那本田和石射豬太郎說道：

「你們也未免太膽小了吧！我只不過是隻身一人，赤手空拳，用得着這樣派出大隊人馬，荷鎗實彈的來嚴密戒備嗎？」

明是諷諷，實在幽默。使得本田、石射豬太郎一概面紅耳赤，無詞以對，祇好又一次陪起東

洋笑臉，聲聲道歉，請俞鴻鈞再往前走。

好幾十名盛怒以待的日本鎗兵，全部氣爲之奪，驕狂盡去，一個個變成了鬪敗的公鷄。

在貴賓室裏落坐，俞鴻鈞把握此一有利時機，當頭給了石射豬太郎和本田一棒，用嚴厲的話氣打了一頓官腔：

「虹橋發生不幸事件，雙方互有傷亡，使本人深感遺憾。以前貴方軍官水兵屢次到虹橋機場窺探，甚至於向我方守衛挑畔，本人曾經以上海市政府名義發出正式公函，向貴方提出書面抗議，並且要求迅速制止在案。可是貴方習以爲常，始終不以為意，因此才有今天的不幸事件發生！」說到這裏，俞鴻鈞又語氣倏然一改，用較爲緩和的聲調往下說道：「不過本人也念在自從蘆溝橋事變爆發以後，貴我雙方協力維持本市治安，所幸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什麼重大事故，因此貴我雙方此刻尤其應該力持鎮定，靜候雙方詳細調查結果，遵循外交途徑辦理，此一不幸事件自然不難順利解決。」

當俞鴻鈞長篇大論，侃侃而談時，本田和石射豬太郎根本就找不到插嘴的機會，等他把這一大段話說完。這日本的文臣武將哼哈二將方始一搭一擋，悻悻然的提出：日方對於我國保安隊的種種舉動，早已深表不滿，而且迭經提請我方注意，一直未獲我方重視，此次發生流血事件，其一切後果，自當由我方保安隊負其責。

雙方唇槍舌劍，你來我往，言詞越來越趨激烈。俞鴻鈞眼見兩名日人態度漸次橫蠻，詞鋒愈形銳利，唯恐再談下去，唯有談判破裂，日軍迅

即採取行動之一途。因此，他以單刀直入之勢，一叠連聲的發問：

「請問，貴方是否有意藉此事端，破壞停戰協定，而在上海作戰？」

經過本田和石射豬太郎交頭接耳一番商量，兩人異口同聲，所作的答覆，是否定的。

於是，俞鴻鈞根據邏輯，更進一步的再問：

「貴方既然不願破壞協定，在上海作戰。那麼，貴方是同意本人方才的建議，將本案循外交途徑，作合法、合情、合理的解決了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請問貴方是否確有誠意？」

「有，大大的有。」

「很好，」俞鴻鈞當機立斷，馬上作了一個結論：「既然要遵循外交途徑解決，第一步，本人建議雙方指派代表，會同前往出事地點，實地調查肇事經過。我方的代表將由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，各派一人充任。」

商議過後，日方由本田少將作答：

「我方將由總領事館、海軍武官室和海軍陸戰隊各指派一人。」

協議達成，談判急轉之下。俞鴻鈞再和本田、石射豬太郎約定了雙方代表會合時間、調查方式，然後，他再以身道人的立場，主動提出：

「目前正值盛夏涼暑，天氣炎熱，大山君等二位的屍體，如今還留置原處，日曬夜露，唯恐腐爛發臭，貴方是否可以立即派人前往收屍，先行入殮？」

爲了俞鴻鈞的考慮週詳，肯爲死者着想，在

臨別之前，本田和石射豬太郎還一再向他道謝。

八月十日，多一半是日方已經接獲東京軍部的訓令了，當中日雙方代表已赴虹橋實地勘查，俞鴻鈞在市長室處理要公。下午四時整，日本總領事石射豬太郎突然滿面怒容，神色凝重，到上海市政府請見俞鴻鈞，雙方晤面，不及寒暄，岡本便氣勢汹汹的說道：

「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，敝國政府認爲大山君和一名水兵身穿日本皇家海軍制服，居然會被中國平民所慘殺，誠爲對我皇軍的重大侮辱。全國上下，爲之憤慨激動。因此，本人今天奉命前來，詢問華方對於本案究將採取何種態度？此外，在本案尚未進行正式交涉之前，爲避免發生類此之不幸事件，我方堅決要求華方立刻撤退保安隊，並且將所有保安隊的防禦工事，一概加以拆除！」

彼以矛來，我以盾往，俞鴻鈞胸有成竹，但他仍然義正詞嚴的作官式的答覆：

「我方正因爲對於本案表示重視，方始決定以公正至誠之態度進行調查，以明真相。然後再依貴我雙方昨日之協議，遵循外交途徑，謀求合理、圓滿之解決。至於避免再起衝突一層，無須貴方提出，我方早已注意及此。昨日出事之後，本人即已主動下令，撤走鄰近日僑居住區之保安隊步哨，並且爲免使市民驚慌計，將該處之沙包、鐵絲網，一概移去。」

當其時，石射豬太郎已調查清楚，俞鴻鈞之下令罷崗拆工事，不但避重就輕，而且是爲增強對日本軍營的防務。因此，他再度提出強硬要求

：由雙方派員會商，決定保安隊撤退的地區，以及距離。

俞鴻鈞認為石射猪太郎所提的是一項無理要求，他立刻便作嚴正聲明，加以駁斥。短短的三言兩語間，又有兩句傳誦遐邇大快人心的痛斥之詞：

「我方為避免市民驚慌，引起衝突，下令保安隊步哨暫離日僑居住地區，係屬出於自動的行為。日僑居住區是我國的領土，無所謂撤退，更無所謂距離。貴方所謂雙方派員商決，我方不能同意！」

石射猪太郎再度碰壁，依舊強詞奪理。他滿口怨懟之詞，一再指責我國保安隊形同正式部隊，其訓練及裝備，實已違反上海停戰協定，因而嚴重影響上海治安。俞鴻鈞乃根據事實，一一加以駁覆。最後，尤且當場對日方施以嚴重的警告，俞鴻鈞措詞嚴厲的說：

「我方保安隊業已遠離日僑，倘若日僑不守範圍，任意挑釁，深恐雙方糾紛終將不能避免，應請貴方迅即加以制止。此外，則本人根據確訊

，獲知貴國的海軍第三艦隊，業已開到上海，是為貴方一面贊同以外交方式解決本案，一面又在增兵對我施加威脅。貴方此種心口不一之作為，本人深表遺憾！」

石射猪太郎一聽，連忙強詞辯解，他再三強調的說：

「上海發生日本軍官、水兵被槍殺之慘案，做國海軍憤慨已極。而且在做國全國民心激憤的情況之下，海軍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！」

當日，俞鴻鈞與石射猪太郎反覆激辯，歷時達三小時之久。其結果，雙方意見依舊南轅北轍，背道而馳。祇不過，石射猪太郎在辭出之前，為了表示他個人對於俞鴻鈞的尊敬與友好，曾經對俞鴻鈞解決虹橋事件的誠意，以及連日的辛勞表示感謝。同時他並透露：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，已經接獲日本外務省的訓令，不日即將親赴我國外交部，向我提出同樣的要求。因此，俞鴻鈞等石射猪太郎一走，立刻親自草擬電稿，向南京外交部報告他和石射猪太郎相互辯論的經過。就因為有此一電，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至五時

中外二十周年紀念

姚蒸民

創始貴前瞻，賡拓恃恒毅。百業所同然，維艱日雜誌。王子強哉矯，深體乎斯義。善選而精編，惠羣不言利。能補史之闕，古今人物萃。時見絕妙文，消閑增趣味。雅俗共激賞，重版多少次。風行海內外，卓爾樹一幟。會友亦輔仁，譽獎紛沓至。辛勤二十載，心力未枉費。小道寓教化，大德自儲積。念茲當再奮，淑世期無既。

二十分，日高謁見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，提出上海虹橋事件的嚴重交涉，王寵惠便根據俞鴻鈞駁斥石射猪太郎的諸要點，堅守立場，不屈不撓，終使日高無功而退，鎊羽而歸。

俞鴻鈞會同外交部長王寵惠，分別在上海和南京兩地，與日本駐華使領館人員唇槍舌劍，從事外交前哨戰。主要目的即為爭取時間，讓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能够在大戰前夕，促進全國團結，部署京滬一帶防務。因此在那短短的幾天裏面，便有雲南省主席龍雲、中共軍總司令朱德、北方將領孫殿英，相繼飛抵南京，衷誠表示聽命將公，願意出兵共赴國難。川康各軍，也在八月十日如限完成整編。四川省主席劉湘，尤且在成都召開唐式遵、潘文華、王懋緒川軍三軍長會議，議決一致出兵抗敵。在防務部署，抵抗暴日方面，則八月十二日在南京舉行國防最高會議暨黨政聯席會議，商決抗戰大計，公推蔣公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大元帥，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。同時，由於俞鴻鈞用盡心機，大費唇舌，爭取到了這幾天最寶貴的時間，我第九集團軍得以從蘇州趕到南翔，迅即投入淞滬會戰的第一線。上海得能堅守三個月，中央得以從容西遷重慶，數以千萬計的同胞能在京滬失陷以前逃往大後方，以及沿海地帶工廠順利西遷……從而奠定了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的堅實基礎。自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八月九日以至十三日，這前後四天是中華民國存亡絕續，對日抗戰勝利與否的重大關鍵時刻。在一部中國現代史的這一案件，俞鴻鈞縱橫捭闔，功不可沒！（下期續完）